

水

阿·伊瓦修克



当代外国文学

水

〔罗〕阿·伊瓦修克著
黎 宇 杨学苜 毛春普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Alexandru Ivasiuc

APA

根据Editura Eminescu,
București, 1973年第一版译出。

封面设计：宁成春

水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32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6 $\frac{3}{4}$ 插页2

1980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0月朝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

书号10208·35

定价1.25元

第一章

战争结束的时候，冬卡老太太发生了周围人们觉察不出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给她那单调的内心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她的内心生活不向旁人披露，因而就象每片树叶的形状各不相同一样，具有神秘的色彩。她不再根据决定她生活方式的事件，诸如战乱，领土的变迁，政权的更迭，财产的聚散和地位的升降来计算年月了。直到一九四五年左右，她还象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常说“战前，战后”，或者“皇帝在位时期”，“备忘录运动^①之前，危机爆发的时候”。同样，她的父亲，罗马尼亚民族党^②的领袖之一，T·M博士也常说：巴赫^③当权时，或者一八四八年前后，蒂萨·卡尔

① 指一八九二年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民族党领导人起草的一份致奥匈帝国内阁的备忘录，它痛斥了帝国当局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奥匈帝国皇帝拒绝接受备忘录，并审讯了民族党领导人，从而激起该地区罗马尼亚族人民的一场民族解放运动，在罗马尼亚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

② 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资产阶级政党，一八八一年和巴纳特罗马尼亚民族党合并。该党有着自由温和的政治纲领，要求奥匈帝国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族人民同其他民族享受平等权利，要求特兰西瓦尼亚同罗马尼亚合并。

③ 巴赫(1813—1893)，奥地利政治家，一八四九——一八五九年任内务大臣，竭力提倡哈布斯堡帝国君主集权，是一八四八年罗马尼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仇敌。

曼^①时期。博士的叔父，布拉日大会^②上那个口若悬河的演说家，以及他们家族中的其他人，都是根据重大事件来计算年月的，因为他们的命运也是由这些历史事件决定的。还有老太太那个当过主教的叔父——她年轻时曾在他家生活过一段时间——曾在那间墙上挂着祖先中的头面人物画像的大餐厅里主持过宴会。那些画像上的人物是一些智慧的形象。他们是最先谈论拉丁语源的人物，在罗马大图书馆那宽敞的阅览室里埋头攻读过古老典籍，专心致志地研究过历史——他们的伟大骄傲和使自己从那无可奈何的条件造成的紊乱中解脱出来的工具。经过两百年对历史的迷恋，对文献的笃信，和对可作佐证的往日的探寻之后，伟大人物高瞻远瞩，站到时代之上；而渺小的人则只能凭借那犹如过眼烟云一样的权力变化来计算年月了。

忽然间，老太太感到厌倦了。她几乎成了一个不再计算岁月的老农妇。不得不计算时，她便说：“那次严寒以后，从我生下第二个孩子的那年冬天起”，或者“大旱那年，当时我们家的牲口全死了，我最小的弟弟瓦西里就是那时出世的”。时令的变化，气候，严寒酷暑，牲口的繁殖，人们的降生，是唯一可作参考的标记。

从那时起，她那老年人的生活赖以建立的记忆的线索

① 蒂萨·卡尔曼(1830—1902)，匈牙利政客，自由党创始人。一八七五年至一八九〇年任首相。

② 一八四八年五月三日至五日，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罗马尼亚族人民群众在布拉日举行大会，会上通过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

也改变了。那些被伟大事件所湮没、但对她来说却异常重要的场面，从沉默的冬眠中苏醒过来，涌进她的脑海。她无望地，甚至不想被人理解地把这些含义模糊的经历讲给她那尚未成年的外孙听。这孩子是她抚养的，因为他的母亲是老太太的女儿中最早死去的人。

此刻，她正同她的外孙面对面坐在宽大的红皮沙发里，讲述道：

“我听见从老远的山岗上传来了枪声。我心里想，他可能发现了一只到小溪这边来咬果树的野兔吧，说不定还遇见了一只狐狸呢。那一带狐狸特别多，常来偷吃妈妈养的鸡。早些时候，我曾看见我哥哥米哈伊懒洋洋地挎着猎枪，摇摇摆摆地向山岗走去。我这个哥哥你是不认识的。他是所有人当中最古怪、最特别的一个。那只眼圈周围长着黄毛斑点，仿佛戴着一副眼镜似的小黑狗朱诺，时而在他身前身后蹦跳撒欢，时而扑到他身上，似乎对这次打猎很高兴。我望着他那宽宽的肩膀，暗暗感到自豪，因为我是他妹妹，他最喜欢的妹妹。就在那天早晨吃饭的时候，他又跟爸爸发生了争执。他们大声地吵起来。家里只有他才敢顶撞爸爸。

“‘你在虚度光阴，’爸爸说，‘有你那样的脑子，你能给我们很大帮助。我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指望你能为我们家光宗耀祖。可你倒好，虚度年华！你比一个忤逆不孝的孽种还要坏！’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弄清，至少我想不起来了。如果当时我知道，那么，当天下午我就忘记了。

“听到枪声后，我心里一阵高兴，跑到屋外等他从山岗上下来。夏日的晴空显得很深邃，它使我们这个地方变得很肃静。只有那两声枪响在空中回荡。从那时起，奇怪呀，整整一辈子，我再也没有象当时那样为我出生和生活在的地方而感到如此愉快和满足。我站在那里等着他。先是看见山坡上橡树下面钻出一个小黑点，接着就看见了她的白衬衫（他走热了，把外面的衣服脱了下来），后来，他的身影消失在一片苹果树中间。”

老人讲到这里停住了。她的外孙从一开始就没有用心听她的故事。他的眼前浮现出一个人走下山岗时的情景：开始是一个黑点；接着看清了他的身影；后来那身影也消失在那片古老的果园里了。那片果园他只在小时候去过一次，留在他记忆里的只是儿时的印象。过了一会儿，老人说：“空气里弥漫着樱桃树的气息。”接着，她又沉默了。当她重新继续她的故事时，她那沙哑的嗓音突然变了。从第一个音节开始，男孩子便预感到，从此往后故事的含义和结局将会比较明白了。

“开始，我还没有明白他身后拖的是什么。我首先看到的是他后面的草叶上留下一溜血迹，在阳光下红亮亮的。我身后的房门轻轻地开了。从那几乎觉察不出的轻手轻脚的动作，我猜到是妈妈。随后，我听见她一声痛苦的惨叫，这才看清那只鸟。红红的鸟嘴拖在地上，长长的颈脖象蛇一样瘫软地在地上蠕动，巨大的翅膀完全张开。米哈伊提着它的脚，听见妈妈的叫声，他皱起了眉头。他没有在我们面前

停留，而是绕过房子走去。我听见门前的台阶上响起了他的脚步声，接着是摔门的声音：先是门廊上的门，然后是他房间的门。我也吓坏了，我明白了妈妈惨叫的原因。打死白鹳是一种凶兆。无缘无故地打死这种鸟，说明你快发疯了。但是，我心中的惊讶和恐惧还未消失，另一件可怕的、惊人的事又出现了。那只被杀死了伴侣的母鹳，伸着长长的脖子，沿着草上的血迹，低低地向这边飞来。它一直飞到我们家门前，绕着房屋飞了一圈，然后飞上高高的天空。它们平常可不这样，只有在秋天当他们准备向暖和的国度迁徙时才飞得这样高。当母鹳飞得只能看见它的一个小黑点时，便在我们家房顶的正上方开始发出一阵完全不合节令的哀鸣，这叫声象雨点一样敲击着我们家的屋顶。过了一会儿，白鹳消失了。我看见妈妈用双手捧着自己的头，仿佛要避免什么打击似的。我这才准确地理解了妈妈内心所知道的一切。她从来也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过我，正象我六十多年一直把它们隐藏在心底一样。

“当天下午，米哈伊把那只小黑狗朱诺也杀死了。人们都知道出了什么事。第二天，我躲在自己的房里，用枕头堵住自己的耳朵，免得听见人家来把他带走时他那愤怒的喊叫声。两年以后，他死在医院。也许他的神经错乱了，因为人们不让他按自己的意愿生活。我们的父亲只知道忠于职守。他所理解的生活意义就在这里，这对于他当然是相称的。”

老人沉默了，以便把回忆的往事重新思索一番，弄清它

们的含义。她的外孙格里戈雷也在考虑外婆所讲的一切。过了一会，他厌倦了，打算不惊动老人，悄悄地走开。

可是，猛烈地摔门声和一阵熟悉的脚步声使他不得不继续坐在那里，重新回味老人讲的故事的余音。他望着外祖母，似乎在请求她的保护。尽管他这个以这种方式通报自己到来的舅舅生性粗暴，但对他的态度却很友好。当然，他的举动似乎中了邪，对人——至少对格里戈雷——表现出莫名其妙的慷慨大方，常常郁郁寡欢，长时间不说一句话。他的在场总是使人感到别扭，哪怕是他情绪特别好的时候，他的到来也给人造成一种压抑的感觉。老人与她从前的爱子的关系很不融洽，几乎到了相互敌视的地步。

就这样，保尔·冬卡博士象一阵风似的进了房门。他把身后的门狠狠地一摔（也许是存心气老太太吧），向屋子中间走了几步。然后默默地停下，向四周打量了一下，象演戏似的做了一个潇洒的姿势，说：

“敬礼，尊敬的、隆重的聚会！你们这确是一次聚会，尽管只有两个人。妈妈，你的浪子回到他那杰出的祖辈和父辈的府第来了。”

冬卡老太太仿佛从梦中惊醒似的，两眼直盯着地看着儿子。她那蓝色的、浑浊的眼睛，这时焕发出一种特别的、几乎是青春般的光芒。这种光芒，只有少数人见过。她的整个表情全然变了，脸上露出突然谅解的神色，象是发现，同时又象是惧怕。她往常看着儿子时的那种气愤表情不见了。最近一个时期，她总是气愤和不满地看着儿子，老人的心情

完全可以理解。

儿子感觉到这种变化，又向母亲走近一步。格里戈雷赶忙站起身来，保尔·冬卡的屁股便沉重地落到了他坐过的沙发上。

“我打铃让他们开饭吧，”老人说，“我想你一定饿了。”

“不，我在城里吃过了。但是，如果你愿意这样，我也可以陪你。”

老人充满活力地站起来，紧擦着儿子的身边走过去，拉了拉系铃子的绳子。过了一会，一个农家姑娘打扮的侍女出现了。（这种衣着是老太太最近一段时间实施的新规矩，先前女仆们就象城里人一样，穿制服。）老人以一种高昂有力的声音对待女说：

“告诉科尔内里娅开饭。摆在大餐厅里！”

很久以来，差不多从老冬卡死后，他们就没有在那间宽敞、阴暗的餐厅里吃过饭了。这间餐厅除了正对游廊的一面，没有向外开的窗户。保尔·冬卡很少在家里吃饭。即使有这种时候，他也一个人在自己的书房里吃。老人便在自己的房间里吃。有时跟她的外孙一起吃，有时把他忘了，男孩子就到厨房里设法把自己肚子混饱。在厨房里吃饭，格里戈雷自然是欢喜不过的，胖胖的老厨娘科尔内里娅对他照顾得很好。这个厨娘对人和气，就是爱喝两盅，并且疯疯颠颠，满脑袋瓜的非非之想。很难得的祖孙三人在一起吃饭时，也只是把饭摆在这间起居室里，随随便便，一点也不讲排场。因此，这道新的命令使大家都愣住了。年轻的侍

女站在门框里，犹豫不决。最后她总算去了，临走时忍不住耸了耸肩。

“这是怎么回事，妈妈？你想庆祝什么呀？”保尔以一种在家里好久没有听过的自然而然的语调问道：“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有出。你回来了，也许累了，我们大伙儿理当在一起吃饭，这样更好些。”

“可是我跟你说了，我在城里吃过了。如果你想知道，告诉你吧，我又跟小个子一块儿吃饭来着。是呀，是呀，我跟小个子——这个当今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一起吃饭了。”

老人没有应声，仿佛没有听见似的。就连听见小个子的名字时，她也没有作出象往常那样的反应。

保尔耸耸肩，然后从沙发里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随你的便吧。我什么也没有求你，我什么也不想改变。”

晚饭大讲排场地摆在大餐厅里。沉甸甸的银餐具在洁白的桌布上闪闪发亮。三个人被高高的皮靠背椅隔开来，就象还等着其他客人似的。四年前去世的老冬卡的座位在老太太的左边空着。老人直挺挺地坐在餐桌的上首。一阵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吹来的冷气使水晶吊灯的坠子摇摆起来，灯光在餐桌上摇曳。

一面墙上，挂着老太太的叔父，那个主教的画像。头戴红色圣冠的主教大人神情特别严肃地俯视着坐在餐桌旁边的三个人。在另一幅画像上，T·M博士眼睛看着一旁。格

里戈雷不喜欢这间屋子，想到它，想到外祖父在这里宴请客人时模模糊糊的禁令，他心里就感到害怕。那些客人都是显贵的老爷，他们很久很久没有登冬卡家的门了，要是他们没有死的话。他每次来到这里，总是胆战心惊地掂着脚尖，匆匆忙忙地离开，仿佛有人在暗中窥视着他。餐厅总是黑糊糊的，面对游廊的窗户上，窗帘经常掩着。高大的双扇门漆成黄色，带着几十年不变的气味，象刚刚漆过的一样。

老人站起来，打开高高的食橱上面一层的门，从里面取出一瓶果子白兰地放到桌子上。然后，把那黑红的酒倒进三只小杯里。杯子是银的，在那五角形的王冠图案下面，刻有年代久远的、标志他们家族虽然古老但等级低下的纹章。她举起酒杯，同儿子的碰了碰，然后刚劲地、豪放地把酒一饮而尽。

科尔内里娅亲自到桌旁来侍候。她显得喜气洋洋的。快乐和激动使她涨红了脸，似乎又回到了她的黄金时代，当宴会结束后，主人会向她转达客人们的称赞和祝贺。

保尔·冬卡并不饿，可是被这种气氛包围着，没法不依从，便开始小心翼翼地将盘子里的东西吃掉。再给他添时，他也不表示反对。他看看周围，接着偷偷地瞥了他母亲一眼，又低下头去默默地吃饭。他拿起果子白兰地酒瓶（这种酒象往常一样是老太太亲手酿造的），问老人家他是不是可以再喝一杯。

“当然可以啦，也给我斟一点吧。”

尽管老太太看起来兴致勃勃的样子，可是，他们仍然无

法交谈起来，因此，这顿饭确实有点不同寻常，几乎使人难以忍受。过了一会，保尔·冬卡终于发作了：

“看在上帝的面上，告诉我这里出了什么事？发的是什
么疯，要到这里来吃饭？这一切……一切，为了什么？你心
里想的到底是什么？”

“想什么？什么也没想。不过是我们也在一起吃吃饭罢
了。”老人说，用同样异常明亮的年轻人一样的目光瞧着儿
子。

“哼！你以为这一切能打动我的心！你在教育我。你
想通过对往日的回忆把我重新引上正道。让我改弦更张，
重新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我总算理解你的意思了。你觉
着还有一线希望。你想再试一试，对不对？不用说话，不用
争吵，通过事物无声的规劝，通过回忆。多愚蠢！”

他站起身来，开始在宽大的房间里踱来踱去。他脚步
沉重，靴子咯吱咯吱地响着。保尔·冬卡的衣着很不得
体。他象他的搭档们一样，穿一种“制服”。他不是正规地
穿西装，打领带，而是穿一件绒线织的短上衣，肥大的带格
子的花裤拖到系着鞋带的红色德国式皮靴上。那些身份不
明的生意人，黑市交易的老板，和那些冒着风险、通过并无
把握的途径偷偷地把食盐和木材运过国境线的走私犯，就
是这种装束。他们从来没有固定的行止，随时准备出发。他
们是风行一时的投机倒把分子和偷换外汇的人。保尔·冬
卡便是他们中的一个。他是赫泽拉家的小儿子、那个绰号
叫小个子、使人谈虎色变的卢梅本人的伙计、朋友和顾问。

他并不讳言与他们为伍。他的言谈变得粗鲁、强硬，举止带着一种无耻的、藐视一切的有恃无恐，就象一个看透了一切法律和规章都一文不值的人一样。

他旁若无人地在这间建造粗笨而气氛庄严的餐厅里走来走去，就象是闯进这所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房子，想要显示他这个占领者的权利似的。

老人的表情毫无变化。她心平气和地坐在那里，目光始终象年轻人一样炯炯有神。儿子在她面前停下来，用拳头捶着桌子：

“徒劳！这一切都是愚蠢的。现在世道变了，一切都被证明是愚蠢的。如果你愿意理解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规章制度的时代。每个人都想捞一把。就象人们所说的，事事都颠倒过来了。到将来某个时候，谁知道呢，其他人也许会创造出另一些财富。可到那时，不仅你，就连我，甚至这个小家伙都早就死了。都死了，都被人遗忘了。因为，生活在没有规章制度的世界里的人们，不可能创造出任何永恒的东西。在他们的身后，什么也不会留下。可是，你是不可能懂得这些事情的。你以为给我摆出三副银刀叉，连同这些可笑的王冠图案，就能把我的心打动。或者，你以为我只要坐到父亲的坐位旁边，就会感到羞愧，感到惧怕。哈哈！你真使我好笑，使我忍不住要放声大笑。这一切的一切，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你等着，我给你看一件东西。”

他离开了房间。过了一会儿，他回来时手里拎着一个

挺脏的帆布提包，就是那些地位低微的小职员平日用来装油污的文件夹、报纸和一片夹香肠面包的那种提包。保尔打开手提包，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倒在桌上。各国的金币——法国的，英国的，还有铸着老皇帝头像的奥地利金币滚了一桌子，把盘子和刀叉碰得叮当乱响。可是，同玻璃和银质器皿放在一起，这些金币却象是一种过于直截了当地炫耀威力的粗鲁标志一样，显得有些庸俗。在洁白的桌布上，它们象是一些亮光光的黄色污点。

保尔·冬卡把手伸进油污的手提包里，掏出一叠绿色的纸币。

“看吧，”他叫嚷道，“这是美元，五千块！这是一笔财产，一笔真正象样的财产，只用几天工夫挣来的。当然啰，是同我们这个动乱时代的天才小个子一块儿挣来的。这里的全部体面，一切无聊的废话，我不大在乎。因此，你别想让我改变。”

老人带着新的、没有怒意的表情，平静地、毫不胆怯地望着他。她根本没有把摊在桌上的钱放在眼里。过了好一阵，她才对儿子说：

“你别担心。谁也不想让你改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你到这里来跟我们一起吃饭。要是知道这会使你不高兴，我就不这样做了。”停了片刻，象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全部想法和新的理解，她又补充道：

“谁也不能再使你改变了，亲爱的孩子。”

她伸出自己青筋鼓胀的手，把它放到儿子的手上。

因为，她把儿子叫到这里来，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追忆往事，也不是为了享一享天伦之乐，而倒象是做一次安魂弥撒。当她给外孙讲完那段对往事的回忆时，她已经恍然大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她的爱子就象六十年前她那个最亲近的哥哥米哈伊一样，走上了一条不能自拔的歧途，一条自取毁灭的道路。因此，她也不想再去对他的所作所为进行规劝了。他们两人都比别人更出色，内心更为不平静。他们懂得的事理更多，但是却停留在某个地方，在那里，内心不平静再也帮不了他们的忙。然而，跟保尔谈这个已经没有意思，他是不会理解的。当她刚才听见他怒气冲冲地故意把门用力一摔，似乎要显示自己对什么都不在乎时，她突然明白自己为什么想起杀死保护之鸟——白鹳那件事了。

一道奇怪的光从保尔的眼里闪过。

“我不想改变。就是这么回事，我不愿意！”

可是老人并不搭理他，毫无表情地沉默着。

“我不愿意！”保尔又重复了一句，便走出房间，随手把门一摔。

气流，或者说声浪使玻璃吊灯的坠子发出清脆的叮铃声，仿佛是柔弱的回声。

“我精力充沛！”保尔·冬卡自言自语着，连鞋也没有脱，便和衣倒在他房间里的床上。“我精力充沛，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谁也剥夺不了的权利。”他点起一支粗大的劣等烟卷，示威般地吸着（当然不是因为想吸），忘情地摊开身子。

可是，没躺几分钟，他又忽地跳起来，把房间里的灯全部打开，坐到镜子面前，在那蓝莹莹的、深沉的镜面里照着。这是家里最古老的一面镜子。它不知怎么被遗忘在拐角处的一间屋子里了。最近，他正巧搬到这间屋子里来住。镜子镶着厚厚的黄色金属框子。框子上雕刻着许多花纹图案和一些头发披散、张着嘴发出惊叫的女人头像，就象上个世纪建造的剧场里，台口上方雕刻的戴面具的头像一样。镜面的边缘，水银已经脱落，而正中央，由于年深日久，和这间冬天烧得过于暖和的房间里空气的作用，镜子形成一种微微的凹面，照出来的影子都变了形。

因此，镜子里保尔·冬卡的脸比实际上显得长一些，富于表情一些，就象镜框上那些扭捏作态地惊叫的女人头像似的。他蓄着一撇粗硬的髭须，试图把柔软而漂亮的、几乎带着邪意的轮廓漂亮的嘴唇掩盖起来，但是，这也无济于事。他那灰暗但并不冷漠的眼睛里不安的眼神，椭圆的长脸，忧郁地下垂的鼻梁，尤其那不安的眼神，使他从古老的镜子里看来，成了他们家族中最孱弱的人，他耽于幻想，身临绝境仍企图有所作为。

他举起一只手臂，重新感到他往日那种做戏似的内心冲动。他总是感到别人在瞧着自己，即使象眼前这样自己端详自己时也是如此。象有一个旁观者注视着他似的，他装模作样地开始大声喊道：

“是的，我是个自由人，精力充沛。我要按照没有规章的规章生活，按照一种新的严酷的规章生活。可是，我亲爱